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一

口 13
3426
2

門 13
號 3426
卷 2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十過

舊刊有第七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少防檢則有十過。

增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字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亾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慢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亾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

昭和十六年九月廿日
野村坦贈

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人所笑也九曰丹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窶謂小忠昔者楚共王師邪篇淮南作恭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豎豎同高誘曰豎小使也穀陽其名楚語注穀陽子反之內豎也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退酒也穀陽曰穀上舊刊有豎字非酒也趙也楷本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引淮南子作遂醉而臥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奮失實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欲禍子反子反作非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飾邪篇載此事大同小異間訓呂氏春秋權勳說苑敬愼篇竝載

窶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出美玉與屈產之乘錢塘懋汝功曰本其所出良馬趙岐以屈產為地名誤何休曰乘備駟也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輔而傍夾也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古亦有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還反滅虞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注出公羊傳鳳卿曰在穀梁傳僖二十年

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尤傳呂氏春秋佳南子新序善謀篇竝載此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大子後至執而囚之拘徐君原舊注軼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原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山潘曰呂氏春秋荊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潘按中如中涓之中上下竝有中射之士未見策注射人之在中者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鳳卿曰有猶有虞之有有戎尤傳作有仍史作有仍而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山有奇鬼焉尤傳黎史黎山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而戎狄叛之原舊注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之難在十三年韓子謬矣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西征賦稅駕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師涓鼓新聲者王璨詩養生論注引韓子有有字登樓賦注夜分而聞有鼓琴者寡婦賦注作鼓琴于兩使人二字樂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文選注有我字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文選注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不

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山堉曰施夷臺名蓋虎邴尼傳晉侯築虎祁之宮注地名蒲坂圓曰史作施惠正義曰一本慶祁之堂酒酣靈公起公物曰公字衍史曰無起公二字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抑也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由也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舊刊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言終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原注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廊同)門之垝(原注垝揉端也)增史無之垝二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記喪大記注危揉上也垝危或通鳳卿按王充論衡作垝危)張文成游仙窟注引此文作廊門之危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長笛賦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引此頸作頸舒作攄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之聲二字)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提作捉是)爲師曠壽(舊刊無坐字)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許慎曰絃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論衡作輿)而六(後漢儒林傳注引此無而六二字)蛟龍(論衡作玄)畢方(原注神名也增東京賦注老父神如鳥兩一翼者)並轄(原注鎗齊策注鎗齊聲同)蚩尤(管子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掌時黃帝六相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恐非其所誅者也別猛獸貙虎)並轂(韓子昔者蚩尤並轂而至)前(舊刊作)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作掃塗)雨師(高誘注淮南子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螣蛇(論衡作蟲蛇增泰族訓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荀子螣蛇無足而飛注爾雅曰螣蛇龍類說苑家語螣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王符訓螣蛇遊於霧而動說山訓龜策傳螣蛇游霧而陵於蜘蛛吳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曰騰蛇乃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伏地鳳凰覆上(論衡作鳳凰)

今主君(古謂其國君爲主君又見說苑奉使篇梁王賛其群臣)古之禽鬼神(作禽與)而

而（戴）其過（偉）章（洪）德薄（俗）不足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高誘注白雪師曠所奏之琴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赤貧赤族）是平公之身遂癃病（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癉病淮南子覽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癉病晉地赤地（注神物即神化之物）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故曰不務聽治而子欲五音不已（淮南子無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戴）奚謂貪慢（舊刊知作智）者知伯瑤（舊刊知作智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氏中行後因以官為氏）滅之反（及）歸（戴）休兵數年（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舊刊將字無）欲勿與（段玉裁曰按史記趙世家索隱曰知伯智瑤名是舊本知伯二字不誤）段規（策注韓舊姓故）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驁（魏亦有吳注姓譜段之後）諫曰不可不與也（則策作驁）彼來請地（策有於字）而不與則（戴）將興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狂（原舊注狂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戴）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其字）事之變（戴）康子曰諾（策作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策作邑下同）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說字）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作桓策注魏人亦晉大夫）欲勿與趙葭（策注魏舊姓蒲坂圓曰）及說林任章皆名異言同）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舊刊作強讀自特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恐脫口字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舊注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蘭縣蔡或蘭字訛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策作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孟字也國語韋注趙襄子之臣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親策作是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原注三使因舊注陰以相約知其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閼讀為安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簡主之才臣也其策作也治晉陽而尹鐸舊注尹鐸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君王君注鐸治晉陽趙臣繼安于者也國語趙簡子使尹注趙氏邑循之唐人書修多作循治也其餘教猶存君策注謂襄子其定居

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註引無此字策有延陵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字通行覽察巡視也蒲城圃曰蓋謂城郭庫府倉廩各有主官備畜故云藏也子五官以牧其民又云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天文訓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兵器訓將軍不與五官有知子貢者乎墨子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楚策昭王反郢五官失法戰國五官之制未聞如禮記左傳國語荀子家語漢元后傳五官皆非此義也策作案府庫視倉廩自城郭不治止守備已具無成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五官之藏此耶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

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民自遺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原注奇音羈餘也間人也據宋本注作畸人讀餘子也司馬彪莊子注未應丁夫曰餘子舊刊有上有遺字諸本無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讀言出令之明日倉府悉盈也府無積錢讀言府無錢也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矣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策垣注牆也荻萑葦屬蒿楛注即蒿楚荊也補之有楛高至于丈孫鑛本于作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榦之

勁齒當作茵書孔傳美竹也據中大幹舊刊幹作榦凌趙本同原本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令舍吏舍讀縣令之舍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柱下石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讀舒張軍翼也趙子城久圍者皆然而聞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窶居而處舊刊窶作巢為是淮南子作緣木而處淮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之可下策作如何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也君失此

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四字無張孟談三字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淮南子以下有則字今知伯率二君而代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矣策有矣字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讀中心麤暴增策注麤粗同吳氏云粗麤以下皆仿此而以親我謀而策有未遂二字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淮南子有之字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策作即淮南子作乃與張孟談約三軍之灰諸本三作二策險約三軍無之灰二字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灰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曰恐日喜恐讀恐懼之恐謀泄也○前後文不大同與國策文不大同二君以已同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夫說苑作智果注稀疵策注

過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以車為門而轅外向圓讀環羽紀註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吳氏曰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通鑒取此與策前後不同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智伯曰山曙曰恐脫曰字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註言親與二國約無以字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附其城今旦暮將拔之而鬻其利讀鬻亨同○十字句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兼伯釋之無勿字一字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屬注也焦氏筆乘屬注通用此必有變君不如殺

之君曰（策作伯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宜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策註宣康二謚恐非當時之語）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策與其作其與）破趙國（策國作則）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策註宣康二謚恐非當時之語）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策註宣左右夾擊淮南子作疏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舊刊作智）伯（策作智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權謀篇蒲坂圓曰晉世家以出公二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三年分地次年殺智伯史自抵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刊聘作聘風俗通姓氏篇曰由余）秦相也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刊何下有常字增宜作常何以）支殺次耳（說苑當何以亦常誤）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常同經也）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寡德之人問道君子是辱明德也此言不顧辱君子而敢問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註呂靜曰飯器謂之簋）飲於土鉶（如淳曰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瓶者瓦鬲煮魚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曰大口而卑用之以食增墨子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黎稺不一二羲哉不重飲於土堁噬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御覽裁作材）削鋸脩之迹（原舊注流漆墨其上（說苑作裁）其斧迹）

原舊注流布也（原注注字下增齊俗訓削鋸削註削兩刃勾力也按之猶其也增說苑猶漆黑之以爲器按流猶並縣音誤）墨作黑是也未穩）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說苑作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舊刋酒作粲）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茵（汜論訓註縵帛細帛也說苑作繒帛爲茵褥）蔣席額緣（原舊注蔣草名增原道訓註莞者蔣實其末曰膨胡音蔡額帳額之額考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裨而無顏緣宋策宋王爲無顏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額顏義同主術訓越席不緣言蔣草爲席布飾顏緣也）觴酌有采（讀觴爲酌皆誤增說苑觴句有彩圖是傳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猶滅繫辭傳伏犧氏沒神農氏作）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舊刋作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歷史綱鑑堊音惡說文曰白土也猶今石灰之類）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羊召）內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內史周官也）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刋無本有）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言請留其期而莫遣也）以疏其諫（史記說苑並作間）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史記史廖作內史廖晉語註。女樂傳註。十六人也。案內傳下兩云。今伐女也。八人爲一佾。備八音也。左六。則女樂亦以用六佾八佾之數也。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史記作還牛馬半死。讀不遂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舊刋屬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魰於女樂。不顧國政。亾國之禍也。見呂覽不苟備精神訓。本紀韓詩外傳說苑反質。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一統志海濱州豐三縣之地皆濱海。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殺也。顏涿聚呂氏春秋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汜論訓。涿作啄。史記濁鄒。孟子離婁。左傳。祭丘之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註齊大夫顏涿聚。曰。君遊

海而樂之。余人有圄國者何。舊刋人作臣。君雖樂之將安得。說苑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史記。田常。田乞子。齊大夫。成子其謚也。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說苑以臣參此一人。臣者。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趨駕而歸。至三日。說苑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燭謙爲顏斶說齊景公事。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管子小匡。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定襄王之

位也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舊刊有此病字管子作此疾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揖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揖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尚同揖不覓容也公曰然則豎刀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如而好內柄如下有外字豎刀自犇原舊注虜孰也易大畜擇文劉曰豕去勢曰豶犇豶通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舊刊無衛字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作衛是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外有廉隅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二句文互省以為表準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刀讀與之以政也刀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刀率易

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餓而死南門之寢正義曰呂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竪刁担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餘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秋而死乎門之扉三月不葬蒲胡圓曰此云三月舉大數也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公守之室公兵訴言羣公子爭國而一室不得出公喪不發菅子作圍公讀爲宮名訛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事載列子力命莊子除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死權謀史記齊世家管子戒篇

奚謂內不量力折外恃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復史策載之在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朋韓相國史名侈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汪秦害交於楚也舊刊君作公善乃警原舊汪警飾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祀崎久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率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以城揚外庵外集申屠嘉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性之人劉虞傳信命竟不得通減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不通也晉人語尚簡省多以信爲使者直以信爲使者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刊或曰秦疑之訛

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掩援韓）願大國之信（原注申也舊作看）以（以援韓韓必起兵）待之（待之意解紛也策作遂肆意）因（因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舊刊作悅）止公仲（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誣猶云誤悔也史策絕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舊作師）卒（無王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篇首作削國）

奚謂國小無禮（折不用諫臣四字）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尤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呂覽同）釐負羈（尤傳作釐）與叔瞻（鄭文公臣叔詹伯儵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爾）喻老曰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叔詹曰天禍鄭國使遘觀狀賈逵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待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又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原舊注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我也）禍來連我（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為始）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晉公子）其遇

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突不先自貳焉。（貳。二心也。增杜註自別異。）於曹負羈曰。諸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損館也。讀謂死也。）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數日祓除。注猶掃除也。）而社稷不血食也。（祭曰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車五百乘。（疇騎二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為疇。疇騎。疇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疇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

如也。）歩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突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縋之也。山陂曰。縋城也。）我出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違猶棄也。原舊注。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滋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公四年。北八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氏春秋上德篇。）

韓子解詁卷之四　舊刊有孤憤第一說難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姦劫弑臣第十四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　羽倉簡堂　有賀義鎮　同校

孤憤　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然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增孫鏞曰。文氣甚奇。隋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則不能燭私。燭。燭察也。能

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能矯姦矯正也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之字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處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讀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潘云謂上恐少所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謀且燭重人之陰情舊注智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原注卽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能法之士察重人之所行則外法處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卽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之仇也原舊注既不可兩存所有舊注以相仇讎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卽原注亦重人也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在

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寃讀訟頌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在事敵國爲之訟寃讀訟頌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在

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若操之於漢寿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百官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原舊注百官謂無職內謂君之左右也原舊注內謂君之左右也原本作內者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原舊注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

患主而進其仇原舊注重人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原舊注臣卽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弊蔽也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

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新旅之反楚策注習所昵者
即無爭字鳳卿按郎主當作郎中下文與同好爭亦就重人而言心恐必之訛或云謂同人主意讀即主謂郎中與人主也未穩固其指重人所自進也取進幸於君爲當塗者然舊說非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原舊注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因循飾其好惡自進解之一國爲朋黨見前注重人舊注有官爵重之朋黨衆多國爲之說作訟寃則君無得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習故謂近習故舊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舊刊作疏遠與近愛信爭原舊注近愛信謂重人舊注有也今按近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文可証讀近愛信三字奇失考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原舊注重人與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舊注所得見之日少也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謂親寀原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與固同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原舊注法術之士之舊注之字無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誅岡者重人則衆以爲罪而誅之讀所謂中以漢法也增郅都傳實太后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而窮之原舊注窮之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則使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是明法術而逆主上

舊刊及批本無不字

者。山云。荀子知爲人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刊作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原舊注。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鳳卿曰。借音藉。假也。左氏計功則借人。此言人本有功伐。可下借以官爵者。即便與之。以爲己用。不爲己用。則不與之。原舊注。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讀作命。者。威重之言。借外諸侯之權也。注非。今按。美名謂功伐。彼已無美名。故不可借官爵如此者。乃借分己威柄以牧其心矣。上言賣主君爵。下言分己威。故云外凡外云者。皆對君而言。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宜作因。姦劫因。參驗而察言辭。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通用。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飯子道云。乘乖誤。一說當作棄。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遇。讀過。卑。見卑也。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舊注。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蹙敝。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原舊注。大臣專國。嘗作常。注有謀君之心。即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舊刊作智。非。而不知。揷所以字看。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原舊注。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讀言人主皆能知其國與越不相類而不知其國今已非其舊國也。注迂。人主。主恐之字。所以謂齊亾者。舊刊無也字。齊呂氏。弗制。田氏用之也。舊刊無也字。齊田常簒之。所以謂晉亾者。亦非地與城亾也。姬氏。晉。姬姓。分爲韓魏趙。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注不

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下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原注此四字刪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刊蹟作蹤。鳳卿按襲蹟猶言踏襲。謂同行也。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原舊注襲重也。顧本有此字。圈荀子能拚迹於文武。注。襲也。家語人主不務襲迹於太宰德夫云。因也。山云。書曰。與治同道。罔不亾。荀子道亾國之法。與亾國之人。爲之則亦亾。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顧程評論其行事也。增說文品也。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論悖矣。論一定之理。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原舊

本維貞云舊注智者當作智士正文可證。

注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增山云。精宜作清。圓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他篇作精。晉語小心精注不忍辱也。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原舊注智者。謂智謀之士也。今按辯辨通。致力也。或云。三畧軍幕未辨之辨。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原舊注既修身。故恃其精潔而不以貨事人也。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請財貨。修習之士。不肯聽從也。按請託不止財貨。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原舊注精謂修士精潔也。舊本注在矣字下。之功息也。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原舊注治亂謂智士材辯治於亂也。舊本注在智字下。能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原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蔽矣。不以功伐決智行。原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舊刊伐

作使誤。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舊注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原注近習之人既皆舊注作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原舊注公正也正當以此讀公患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豪傑使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使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原舊注倍臣勃國政原舊注相授人官與之謂相室謀公父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廷臣內儲下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故徵相室輒而興謁重皆指執政大臣即相國也蓋三晉列爲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悝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辱而辱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爲是。此人臣之所以誣主使私也。原舊注誣誑也設詐謀以誑誤于舊作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讀只是主失勢也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原舊注變謂行誣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一二故曰十無二三也增十無二三言其少也井子章曰人主悅重臣自取富貴故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亾。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見而良於死亾。智士者遠

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刊重人作重臣
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好者也舊刊此同惡相濟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
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愚汚舊注愚汚之人也
上與之欺主卜與之收利收斂也
比周相與原舊注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讀注泥只是阿黨一曰左傳注比近周密也一曰惑主敗法以亂
危削主上勢厚舊刊勢作弊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
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
可得也

說難舊刊有第十一字司馬貞曰
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

原注大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
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秦說難何效也曰說難蓋其
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
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諂諛無所不至
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過補朱
子曰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踈鳳卿謂論
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簪家語孔子曰我從諷諫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子夏曰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爲謗己也因是觀之說道人主古來以爲不易
況捨己徇彼何所不至韓子譬之援嫂以手不免以言
餂之之誚也蓋由不獲已也舊注夫說者有逆順之機
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
以難也孫鑛曰奇古精隽章法字句無間張榜曰天運
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凡說之難至亂未可直至也孫鑛曰荀曾不數語然亦工巧極天工錯非虛言也
子蓋衍其師說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言凡是非利害智以判之將欲使

人主警悟雖是不易尙非眞難而說難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難也原舊注不知說之難也誤**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難是不易尙非吾辯之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爲難也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司馬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莊子自失而走荀子其馬將失事言要言引此作橫佚原注吾之所說無橫失陳詞發策能盡說情此難是難尙非難也舊注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誤**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讓素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未穩**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卑賤必摒遠矣**舊刊摒作弃事言要言引此作棄遠劉氏曰譬古義黃祖述堯瞬是爲名高名也鳳卿按名高名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爲下節而過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作人非彼意在名高說

臣乃陳厚利彼以爲已字下有志節且下而以卑賤一相遇賤之四字亦既必弃遠而疎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桀惠王開口欲利吾國類**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原注所說之君舊刊作人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趨高說之以爲無相時之心舊注作爲也而闕遠事情舊注作情遠事情必不收用矣舊注作如此則必不收矣按索隱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類也**所說陰爲厚利**史記陰作實**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說上有若字**弃其身矣**關其思之類原舊注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難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史記此下有之字**不可不察也**

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是下皆同**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原注知其密事語文及之必見疑故危舊注所說之人其

悠讀攸悠古字通用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此段史記在貴人有過端之下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洽渥於而輒吐誠極知其道方望深矣曰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原舊注君之於己周給之深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悠其德若不行有敗則蓋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原注正言以發其過如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挑作推身上有則字舊注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原注知其壞功之心也如此者身危史記作夫貴人或得計而讀按言得計於他人也增言貴人或計事自以爲得宜也貴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而彊不己之字不能爲作必不爲此下有之字已下有者字無如此二字原舊注不能而彊下有之字不能爲作必不爲此下怒故危也增字惠曰討耐也山璠曰計誤以爲間己矣史記故下有曰字無矣字正義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事情爲刺議間矣原註間己謂以大

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彼顯有所出其字舊刊有事而字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原注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舊注有說字無事又知所以借名必有危已之心舊注知其事以下作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此事雖異而加誅矣揣而得之遂以吾泄之也疑其漏言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而加誅也鳳卿按言說者當主之密事又有外人有智計者推度而知其密事而泄之外間則人主不知外人所爲而知以說者已射占知之爲說者泄之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史記作忘素隱引此作見

人蓋之也舊注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爲駭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史記作鬻權索隱鬻賣也原注賣我之權也原注賣重謂舉細人以形己之重也舊注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之人而賣重也增器恐小器見論語未詳論其所愛則以爲短

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藉若之借字非舊注有藉若之自作所愛以爲己資按余有丁曰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彼也論其所憎則以爲棄己也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試己也舊注含奴之深淺原注無此五字增注己也也之誤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訕舊刊作批之史記作訕

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史記米鹽作汜濫無以爲字交作久原注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舊注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直捷省略原注屈辱舊注訕之下有徑直二字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史記米鹽作汜濫無以爲字交作久原注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舊注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直捷省略原注屈辱舊注訕之下有徑直二字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史記米鹽作汜濫無以爲字交作久原注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舊注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直捷省略原注屈辱舊注訕之下有徑直二字米

訐斜謂博明細雜之物則已多合而猥交之也正義曰汜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素隱曰謂人主意在簡要而說者者務於浮辭汜濫博洽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今按司馬貞所見本蓋作文之增文交雜也注萃碎通一作聚非按酷吏傳減宜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謂瑣碎也山堵曰天官書凌雜米鹽正義凌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原舊注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正義曰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虛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舊注所上有廣有陳說二字廣陳也二字總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增也正義草野猶鄙陋也侮慢傲也乃成倨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諱而醜謂人主有所避忌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矜作敬飾作擊原舊注矜敬也飾擊也滅之也之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索隱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

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

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原舊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皆舊注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有公之意意從公也增此上疑脫如字讀強之強如字此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皃強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頗自以爲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含己以從他則說者因爲主飾其美而勉爲之反以其不爲爲少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上暴其過惡而以不行其事爲多也原舊注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幹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有欲舊刊作所以成其高所以成其多所以刊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原舊注所說或私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舊注則與以下作軫與之實軫取合其取說於我而我以佯若不知舊注有如字所以則其智也讀言爲資說於我之地也注作舉其能非增注與舉倒置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又微舊注微言成此美名於私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得之也增楚策注微不顯也音義恐美字誤宇惠曰則利倒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讀上文彼有至此史記無原舊注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可試之增注危下宜有害字以下宜有爲字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舊注或作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之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讀此投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劉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舉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史記無也字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甚言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原舊注彼自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礙或作閡稱美曰多概節限也曲禮食饗不爲概文周變傳識去就之概節也自勇其斷則毋舊刊作無以其適怒之史記適作敵自勇或作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譴而動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今按言人主銳意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杭人主之怒故云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滅其所以論其事有兩可之說必招人所因敗而窮屈之舊注彼自舊注或作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舊注有凡此說者所以讒其說者可以無傷也十字上增注說者說恐當作長說者長字句大意無所拂忤

史記索隱正義不待禮曰干今按讀不待若之佛事而已自于說以索用也

辭言無所擊摩舊刊作繫麼非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作大忠無所排迤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如盡之難也移在明飾其無失也下索隱引此作擊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所擊相摩摩摩其智辯得以極騁聘辭無擊摩舊刊無盡之舊注說者因道此術所則字注作得親近之字辭也原舊注說者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舊注有於君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于其上也舊刊注二人自託其上也干求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加字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孟子注汙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與震同史記伊尹止此移在此說之成也下宰作庖皆所以作皆所由此二人者故此二字然猶句作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五字無此字作則恥作說讀按今以吾言爲宰虜言辱身猶可況於損誣言語乎索隱引此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

士之義。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舊刊作未渥原舊注離猶經也謂所離作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原舊注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原舊注以籠榮光飾相持其身也史記引作交則作迺割作計今按引強誤對深而看增斷割恐倒相持二字恐衍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原舊注君則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情祉忠故曰相持舊注有如此者欲代胡正義曰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增關姓也與管同墨子昔者周公且非關叔即管叔也山璨曰左傳哀七年鄭成公臣有桓子思昔此鄉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史記敘天雨條之下語各有詳略增按阮瑀書

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作曰吾所用兵何也無也字鄭下無爲字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亾其財舊注至故大亾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原舊注二人謂鬧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知之難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作甚非知上無則字則難也作矣增厚者薄者注誤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史記無故繞朝以下九五字左傳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適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治要刖作剕下同文選注剕古刖字彌子瑕母病人聞王孺子妾歌注引瑕母無瑕字問作聞史記說苑竝同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文選注引說文曰矯揉箭箝也史汲黯傳矯命注假託上命也君聞而賢之曰文選注無而字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遊忘其口味口所甘史記作食以餘桃故彌子瑕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史記說苑作前見賢三字按增注疑當作而所以前之見賢妾慘不可從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作移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舊刊作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主意全在先揄人主夫龍之爲蟲也舊刊蟲作虫史記及國名引作蟲選注無夫字柔可狎而騎也贊注柔上有擾字擾柔屬上句無也字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之處字若人有悁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悁作嬰注嬰觸也按贊注作若嬰人之則殺人六字史記無若字人主亦有逆鱗言怒也贊注引無亦字說史記有之字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之逆鱗則庶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與今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第十三字

原注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誠不分則人臣之爲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傳曰卞和楚野民常居山耕種頗曉玉和得玉云增盧諶詩注引作楚山之中曹植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索隱云事見國策呂氏春秋新序奉而獻之厲王增楚無厲王考世家霄敖子熊眴立是爲蚡冒卒子熊能通立是爲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卒子熊囏立五年弟熊惲弑之代立是爲成王據此疑蚡冒盈厲王也鄒陽書注引云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又咎賓戲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初武王文王成王也而曹植書注文王次文王後成王也孟子注玉人玉工也名曰和氏之璧則與今文合遂厲王使玉人相之人玉工也

繆文英曰舊注沿正韻及諸韻書分玉玉爲二音竊謂說非無據然正韻點在中畫旁爲玉工在下畫旁爲寶玉其似是而非若木能詳爲駁正禮六工七金木石州獸皆名工琢者謂之玉工猶梜木者謂之木工因物殊名不必別制玉字爲以玉者之稱讀若欲

卞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淮南子注厲王作武王武王作文王文王熊達之子熊庇也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注盡而無血字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王以爲欺慢斬其一足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流盡繼之以血王聞之遣邊人隨使獻玉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卞和爲陽陵侯和辭不就而去還於山遂乃作追怨之歌也與此同事異

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也越踰讀周親也道言有道言也人主篇周作合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亾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國之戰士封者皆以君爲號馬服君類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增疑當作二世楚國舊有此制吳起復修之耳喻老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原舊注有養樹者必披落其枝也舊注然字衍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捐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以奉選練之士奉養也悼王行之期年而蔑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

覩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引和氏事少異和玉純白夜光也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王舊注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雨足斬而寶乃論論定也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如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原舊注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患苟無下和之患雖肯犯禁而論其決術亂也讀言禁私未必如索玉之急也邪言耶注非增言求決術之心未急於求玉則何以禁下之姦私乎注亂字當倒山陽曰和璧和恐如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原舊注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猶上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讀萌與氓同言游民也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士游官之士墨子仕者持祿游者養佼則此則字合兼上文四句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

者國舊注則弁坐其什舊注自伍故曰告坐讀以過爲罪故云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罪注五家爲保十家相連始於李斯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耳

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原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增謂勤勞於公家之事也

禁遊官之民原舊注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覇史表秦孝十年鞅爲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詳見下篇及泰族訓

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姑息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人臣貪重原舊注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原舊注此

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論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　舊刊有第十四字

原注此下爲姦劫篇此本以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讀猶率也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治要有同字而相與逆者未嘗聞

治要無二也字一治要必照作恐蔽盡其之真無

也此人臣之所以治要作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治要有人主非有舊刊作衍非字而治要同此也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知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作令以致其功治要作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幣敝通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讀情實也幾期同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瞽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刊有我字增我字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一者不可以得恐脫安利二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

辻評安字非

遵遵從也

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
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處
非道之位謂仕於亂朝位地也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溺沈溺也
言所沈沒流俗之不能自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嚴威也嚴天子見大雅常
言讀得位不與群臣同道故曰非道之位溺於當世之言亦
言被譖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增山璠曰嚴如孟子
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嚴讀爲儼儼處以下至非明主
非能聽也三百八十四字舊刊移在則義非矣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
者也至致同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
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黃歇也正妻嫡妻也
增中山策立陰簡以爲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某子甲萬石君傳曰甲曰乙曰乙顏注
史失其名故曰甲乙非其名也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
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之人人適如字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固通不肖
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
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十字安江信曰言均之死耳妾獲幸死於君
妾已死後左右彼幸者恐復如妾恤後之辭反言以激之也雖似巧却失文義願君必察之無爲人
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
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相服林子博云裏當作褢褢字又作懷
改褢引袒衣至裂其裡面醜情可知作袖解却爲淺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
卿曰而傲則字看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

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舊刊有可而字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劉攽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舊作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也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法度術數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璠曰苟恐拘字誤增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方術之職也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隨或作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員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狂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刊無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彊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
不愛我之道 增諸本我上有爲字此闕文爲並干僞反外儲
右下泰昭王曰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以我勢之爲我用
愛之爲我用者也以我勢之爲我用者非以我
者也顯學篇及呂子不侵亦有此論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
也恃人之以愛爲 舊無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
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
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于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
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敏百官不目索
姦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
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 治要無目必二字耳必 治要作蔽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本自篇首至是無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 言皆爲己耳目也治要故
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 治要照作燭而天下弗能蔽弗
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 服就是也是
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 易亦變也而明
公道賞告姦困 舊刊困作因末作而利本事 不準書高祖乃令賈人
以困辱之末作商賈本事農耕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
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
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

曰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增私恐也衆下疑脫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也舊刊作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舊刊作大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譚談原注譚多言貌談妄談也增凌注譚音覃談音燄細語也蒲坂圓曰灌夫傳乃效女兒咕嗶耳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嗶汝輒反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通則嗶乃讋也吠亦與咕聲相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爲妄語之貌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始皇紀楊慎評引無此句禮子曰人皆謂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王比有術之士也猶蟾垤蟾封垤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凌弱增潘岳關中詩引治國作理國凌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公舊刊作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瑭曰當作句絕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

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宇惠曰世非下疑當有而俗勝三字）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陵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辭）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勞而當敵斬首（不外側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疾作者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

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極策之威衡檟之備（西征賦欃檝之或變注衡勒也檝馬口中長銜也巨月切）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淮南子注王爾古之巧匠）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幾期也通）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

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覩愉而有罪者不幸矣。幸。徼幸也。托於犀車良馬之上。增韻曰古以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漢竈錯傳器不犀利增外儲右上難勢作固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紀注師古曰直渡曰絕墨子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成濟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察亦明也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蒙傑明察術數而不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功。功事也舊刊作處增處位也外儲左下子之處人之所欲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作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增主猶長十過爲五霸長山璠曰首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無臣字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言其無可知也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舊刊增黥作黶皇同黑也山璠曰當作黶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舊刊有有字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十二字

作二句非增言無秋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之所下也舊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無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廖文奭曰少短也譬人曰少之猶稱人曰多之又曰稱美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馬異傳光武以此多之諺曰厲憐王自此至篇末見楚策韓詩外傳策載荀子爲書謝春申君曰臧人憐王注臧惡疾也憐王注臧讀如藏吳注臧獲也刺客傳注厲音賴從病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策察上有審字此不恭之言也策言作語雖然古無虛譖策無此四字不可不察也策謂作爲下僞人主舊刊脫主字國策注譖僞也及古字通用猶且稱人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策有年少而於材五字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舊刊作美材非大臣

猶將得勢擅事主斷國策注專斷其國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舊刊誤作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戒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與國策詳畧不同舊刊作王誤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刃於廟杜預曰求還廟自殺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策有出字踰於北牆策北作外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殺之斫斬也殺也而立其弟景公策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近之策作近代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

父百日而死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曰近代所見李兌用趙敖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束之事在趙惠文四年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楚相之范雎傳索隱淖姓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今按用趙謂擅制趙國擢潛王之筋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摺拉同摧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秦策注集韻夕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故策作夫萬雖癰腫疣瘍上二病名癰惡瘡癰省文舊刊作癰策作癱腫韓策作臃腫莊子作擁腫蓋言厲疾皮肉腫起如癰瘡也周禮凡疕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疾字亦用形容壞木耳死國策補正胞胎衣無所取義疑胞字誤鳳卿按胞胎衣也疣字亦瘡也疣字或作尤絞頸射股也子圉雀桂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於勢臣誤比於春秋策作上比於前世未至於飢死擢筋也李兌淖齒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舊刊脫於字國策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言癩者至卑也王者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爲大臣所劫殺死亾其謂之何世主知恥受癩者垂憐而不知爲重臣權家所穿鼻終至劫弒之害則厲憐不恭莫大焉然事或蜜其實有甚不可謂不恭也澆世之人主韓非不可不讀也嗟

右說難以下三篇系安江信手錄

韓子解詁卷之四終

平維貞
山内鈍　仝校